

河洛旭事

“魅力志怪”之

“李白跟我是哥们儿”

□记者 陈旭照



唐朝酒榼 (资料图片)

我想给大家讲一个“成精”的故事。

有一个同事听了,不以为然:“‘成精’的故事有啥好讲的。《西游记》里‘成精’的多了,狼虫虎豹,鱼鳖虾兔,一点儿都不稀奇。”

我不想理他,我要讲的还真有点儿稀奇。

在我讲的故事里,“成精”的是一个酒榼(kē),而且是李白的酒榼。

你敢看不起我?

酒榼,古代盛酒或水的器具。

这个“成精”的酒榼,出现在宋朝徐鉉的《稽神录》里。

沧州有个姓李的巡官,将家搬到洛阳,租了一个院子。院子之前是空的。

一天晚上,李巡官的儿子正在灯下读书,突然咣当一声,门被推开了,一个穿黑衣服的矮胖子醉醺醺地闯了进来。

小李吓得起身往门外跑,胖子一把拦住他,说:“我一来你就走,你是不是看不起人?告诉你,李白跟我是哥们儿。”

跟李白是哥们儿?小李没敢拿胖子当鬼,把他当成了神仙。小李不跑了,作了个揖,请胖子坐下。

坐下后,胖子对小李说:“我带着酒呢,咱俩整一会儿。”说着,他取下自己的帽子当酒杯,一连喝了数杯。

李巡官这时出现在窗外,感觉不对劲儿,捡起一块砖头砸了过去,胖子夺门而出,一溜烟跑了个无影无踪。

胖子跑了,他盛酒用的帽子现了原形,原来是个酒榼盖。第二天,李巡官和儿子满院子找,最后在粪堆儿上找到了一个无盖的旧酒榼。

当地的老人说:“此地乃李白李翰林旧宅也。”

不懂科学害死人!

在古代各类笔记小说中,原本没有生命的物体“成精”的故事有很多,我粗略总结了一下,“成精”的有棺材板儿、油漆桶、扫帚、泥娃娃、破钟、旧衣服、烂瓦片……

可以这样说,没有不能“成精”的,只有你想不到的。

这些“成精”故事,现在的你我当然不会当真,最多将它们作为消愁解闷的谈资,但在古代,包括写这些故事的人和看这些故事的人,基本上都把它当真了。

比如清朝的纪晓岚。

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里,就有很多类似的“成精”故事。

我讲一个木偶“成精”的故事。

有一个玩木偶戏的人,因为借钱,把两箱木偶抵押给了当铺,长时间不赎回。当铺的人见这些木偶没有用,就把它们扔进一个废弃的屋子里。

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,当铺的人突然看见这些木偶在院子里演戏,又是跳舞又是唱歌,很是投入。

奇怪了!好在看见此景的人胆子很大,“厉声叱之”,叱过之后,便啥也看不见了。

第二天,当铺的人把两箱木偶给烧了。

故事的结尾,纪晓岚煞有介事地发了一番感慨:“盖物久为妖,焚之则精气烁散,不能复聚。或有所凭亦为妖,焚之则失所依附,亦不能灵,固物理之自然耳。”

还“物理之自然”呢,他真以为木偶能“成精”!

不懂科学真是害死人!

诗画河洛

为臣贵义不贵身

□记者 陈旭照

首阳山枕黄河水,上有两人曾饿死。
不同天下人为非,兄弟相看自为是。
遂令万古识君心,为臣贵义不贵身。
精灵长在白云里,应笑随时饱死人。

——吴融《首阳山》

我站在洛阳日报报业大厦19楼的窗户前,朝着首阳山和黄河的方向使劲儿望去,高楼和雾霾挡住了视线,但不妨碍伯夷和叔齐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,而且越来越清晰。

诗中说的饿死的两个人就是伯夷和叔齐,商朝孤竹国的王子。兄弟俩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,在这里不多说,我想结合诗作谈一下自己的感受。

“不同天下人为非”。说实在的,我曾经就是“天下人”中的一员。

你说这两个傻瓜,放着好好的王位不去继承,你让我、我让你地晒谦虚,晒到最后,竟然撒丫子跑了。

你们让孤竹国的大臣们情何以堪?你们让孤竹国的百姓情何以堪?

这还不算,后来周武王讨伐无道昏君,兄弟俩竟然拦在马车前苦苦劝谏,因为“做臣子的不能犯上”,完全不顾水火热中的商朝百姓正急切地渴盼着翻身得解放,完全不顾天下大势正如火如荼地朝着周王朝建立的方向演变。

不识时务,饿死不亏!

“兄弟相看自为是”。随着年龄的增长、知识的增加、阅历的丰富,我渐渐地对待伯夷和叔齐的态度有了改变,由小瞧变成了佩服。

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”遵从自己的内心,不屈服于世俗……见多了趋炎附势、朝秦暮楚,这样的坚持显得十分可贵。

正因为如此,吴融才发出由衷赞叹:“为臣贵义不贵身。”

岂止是为臣,为朋友、为同学、为同事、为领导……哪个不需要“贵义不贵身”?义,是一种能温暖别人照亮自己的正能量,是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正能量。

“精灵长在白云里,应笑随时饱死人。”再一次,我朝着首阳山的方向凝望,朝着“白云里”的伯夷和叔齐深鞠一躬。



晚报副刊精读

关注微信wbfbkjd

扫二维码

赏河洛经典、副刊美文

■投稿邮箱:

wbheluo19@163.com

■电话:0379-65233686